

史小業報華泰

著 榮 猶 謝

二之書叢社報譯

陳序

猶榮兄著了一本泰華報業史，要我寫一篇序。我是曾經於泰國從事華僑報業的人，對於他這一種創作，很高興看其面世，故也很高興爲他寫這篇序。

我們的華僑，分佈於全世界，不知有若干年代，我們和泰國的關係，尤其密切。究竟在什麼時候已建立了關係，全靠著歷史的記載去証明。先民的梯山航海到域外來，原是生活的鞭策，沒有特殊的目的，以求做一番事業，也就沒有特殊的記載，以求藏諸名山，垂諸不朽。以故，我們的華僑，在域外的奮鬥事迹，也就由其自然發生，自然發展，自然湮沒，很難獲知。幸而尚有一鱗半爪，也祇是憑着故老的口舌相傳，當做掌故來說，終難免以訛傳訛。其稍稍有迹象可尋，如非從其所住的空間，踵事探幽窮闢，力予考証，往往也會渺然無徵。所以一談到華僑的歷史，不管其爲文化的，政治的，經濟的，……因爲了資料的貧乏，就不免教人瞠目結舌，不知所云。倘有了一點文物可供摸索，那算是文獻上的幸運。就使這一歷史遺迹，稍嫌簡陋，仍然是覺其很爲珍貴，何況是很有系統的寫作麼。

關於泰華的報業，那是本世紀纔有的事，因爲時代較近，而且最初辦報的人，都是具有他們的目的，其文獻的徵考，總算比較完備，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假如這些歷史資料，不給它發掘，蒐集，整理，……也就沒法把它系統化起來。故要編寫泰華報業史，看來并不十分困難，實際也就不很容易，何況最初辦報的人，既然說他們是有目的的，究竟是什麼目的，在歷史家的筆下，也不許歪曲

泰華報業小史

的，一經歪曲，已經與事實不符，則所謂歷史也者，也就不免打了折扣。所以我說編寫泰華報業史，看來並不十分困難，實際也就不很容易，這個不很容易，無論從主觀，抑或客觀來說，的確可以想像得到的，因為每一個人有其主觀立場，而要去描寫着客觀事實，其善惡褒貶，是非見地，總不免為其自己的尺寸所囿。故寫作難，歷史的寫作尤難，這應該不是我的偏見。

泰華的有報紙，固然是泰華社會的一件大事因緣，也是中國的一件大事因緣。當時因為滿清專制政權的腐敗，招致了內憂外患。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說，又是甚囂塵上。中國民族的覺醒，中國民族的復興運動，正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這時又碰巧西風東漸，民主自由之說，科學技術之競，已把固閉的思想生活喝破。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，也正隨着民主自由之說及科學技術之競而發生激盪，無論是種族上，政治上，經濟上，大大地起了劇變，中國是世界的大國，不能不受其影響，華僑是中國人，也不能不受其影響。泰華的有報紙，該是受着這些影響而來的。

且把最先面世的漢境報來說吧，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，風靡一時，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，同時不脛而走。君主立憲呢？民主革命呢？各有各的主張。但是無論其為君主立憲，還是民主革命，自戊戌變政以後，都不容於愛新覺羅氏的王朝，兩派的人，也都謀在域外取得支持。於是域外的華僑，遂成為他們所要爭取的對象，而宣傳機關的設立，報紙刊物的創辦，這是自然而然的，漢境報的面世，實在是應運而生的東西。

漢境報而後，有美南報，有湄南報，又分裂而為二，一為啓南報，一為華暹新報，實際上就是君

主立憲運動與民主革命運動的對立發展。到了中華民國成立以後，表面上國家是統一了，而辦報者的姿態又是一變，新的矛盾隨着已產生。後來的華暹新報，中華民報……都是沿着中國國內的情勢發展下來，而中國國內的情勢，也不免要隨國際的情勢而發展下來。

我們翻開了泰華報業史，我們總會具有一個印象，所有的報刊，均不是無所為而為。無論其為直接的，抑是間接的，總不免受了一點思想的暗示，應該為祖國的文化服務及人類的文化服務，所以這些報刊，不但是華僑的功臣，也且是中泰文化溝通的功臣，雖然其中也不免以贏利為目的的，這種純商業性的報刊，可謂絕無僅有。所以，一談到泰華報業，其此起彼落，正是因為其是賠本的，資本不繼，那只好關門大吉！

泰華報業的產生，既然有這樣偉大的時代背景，而此起彼落，仍循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，其當時的開闢草萊，對於時代的貢獻，厥功尤不可沒。後繼者，雖不儘具有時代思想，為時代而盡其責任。但一般依賴報刊為工具，以從事文化事業的人，所在而有，則泰華報業的發展，還是可以大書特書。不因其若干含有毒素而失去其時代的價值。猶榮兄的編寫泰華報業史，也許是本着這種立場，遂不致於有遺珠之憾，也就是歷史家的特色。

好了，泰華報業史已是出版了，這是泰華報業的第一本史書，把本世紀已經有過的報刊，統統擺在讀者的面前，我是這本書裏所記載的人物，看起來特別親切有味，因此而不免有了一點感想，遂把這點感想放在這篇序裏，著者與讀者，應該容許我吧。

一九六四年六月陳書木序於曼谷

泰華報業小史

翁序

現代人的生活，除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開門七件事之外，還要加上一項報紙。

報紙在現代的生活是缺少不了的一件東西，它和柴米一般重要，所以人們給它一個稱號：精神糧食。

泰國華僑社會之有報紙，從滄海以至現在，已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，它蜿蜒發展的過程，老遠的，緩慢兒漸被人們遺忘了。幸而翁榮兄有此「泰華報業小史」之作，才能搜遺鉤沉，給它勾勒出一個面貌或痕跡來。雖然，時間僅是半個世紀有餘，但看看前段的史料，在今日的讀者，簡直有出土的骨董之感！

時間的沖積，實在令人驚心！

泰華的文化命脈，無論如何，它總是中華祖國文化的旁支與延續，所以你按按它的脈搏，無不扣緊着祖國的呼息。在辛亥革命之前，它反映着保皇黨與同盟會的對立。民國肇建後迄於北伐，它反映着僑民對軍閥割據的深惡痛絕。北伐軍興，泰華社會思想界也起了巨大的波動。嗣後寧漢分裂，及至清黨，再發展至中日戰爭，於是泛起救亡運動的熱潮，我們都可以從泰華報紙上得到名實的反映。及至日軍南進，旋在泰國登陸，這期間以迄和平，泰華報紙的生命不絕如縷，這一階段，在報業史上是

，但經過時間與環境的淘選，到現在來，祇讀四家華文日報，及十多家星期刊，未來的發展，自有其去路，然綜觀上述來龍去脈，寫泰華報業史有開創時代的問題，似乎是很瞭然的。

至於報紙壽命之所寄，無疑地，當然繫於讀者，讀者的多寡，不但決定報紙的存在，而且影響它的消長。泰華報業當今看來，還算蓬勃，但讀者層新血補充的問題，是今後泰華報業興替的一大關鍵，許多有心人對此，都不免心懷隱憂。

五年十年的時間，在整個歷史的發展上，僅是一剎那的過逝，這可譬之河道。我們看河道，有的因地勢的陡峻以及水流衝激的有力，把河道越沖越深廣。有的則因平流漸形淤塞，因此而化成一池死水。盱衡未來，泰華報業發展的前途，究竟屬前者或後者，誰能逆料？

無論如何，猶榮兄這篇「泰華報業小史」之作。在今日作一個總結，是很有意義的。從曼谷皇朝建立初期以迄五世皇，泰華是否曾經有過報紙。無從稽攷。但自「漢境報」的出現以迄現在，六十二年的時光，分明走了一段不算長也不算短的路程，這個痕跡，恐怕注意的人很夥。惟猶榮兄平日經常積集材料，細心歸納整理，然後修理出一篇眉目清楚的「小史」來；這，如果不是有「歷史癖」的人，恐怕沒有這種興會與耐心的。

抑有進者，他明知這種書並不是消閑的武俠小說，也不是富刺激性的黃色讀物，受注意的範圍是可以預見的；但卻「餘勇可賁」，自己設法籌資出版，這股「勁勁」是「文化人」可愛之處，也是「黃字療飢」的人悲哀的地方！

泰華報業小史

我常常有此感想：以猶榮兄這種恆心與毅力，在泰華社會來搞什麼工商業，何難不克，何事不成？奈何「聰明誤用」，落力向這塊澆瘠的園地去開荒拓殖！昨天是猶榮兄夫人蔡琇女士的喪禮，他兩鬢已霜，神情感然地跟幾個前往弔唁的文化界朋友談話。我知道他在「十年心血不尋常」的累積材料與編寫中，蔡女士是苦樂與共，家人也吐沫相濡，忍受着艱困的日子，現在她先走了一步，而本書的出版也在這個時候。這裏意味着泰華文化人生活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面，同時也令人惆悵與悚然的現象！

猶榮兄囑我作序，我本不敢應命，莫奈地催之再三，也就胡里胡塗寫了上面一堆廢話，雖然說是序，也只好當作序了。

翁寒光 一九六四、七、八早

自序

泰國華僑之有文化事業，是本世紀的事。報館與學校，大抵在同一時期產生。六十年間，隨着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，盛衰興替，淹忽不定，而最後的命運，竟亦殊途同歸。六十年的時間不算長，但是泰華僅有的文化創建時期，也就是我海外民族精神之所寄，先賢的這一份業績，值得珍惜與重視，後人將永遠懷念不忘。「泰華報業小史」之作，無疑是基於這種意念而刊行以爲問世紀念的。

我寫這一本小書的動機，要遠溯至一九三九年（民廿八）秋間。當時正值我國抗戰軍興，華僑報紙領導僑胞，共濟艱危，不期竟爲當道所忌，下令封禁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下決心要寫一本報業專史

可是這一類資料不容易搜求，既無成書可資參考，從來報章書刊也不會登載過這類文字。中國方面雖然有戈公振先生於一九二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中國報學史」，也沒有適合此時此地採用的史料，因此我不得不從頭做起，儘可能去搜集當時的舊報紙，同時向書報當局請給予翻查檔案的便利。戰後泰華報業旺盛，有似雨後春筍，使我對完成本書的寫作更具信心。而連吟嘯先生在記者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了「暹羅新聞事業」一文，對早期的泰華報業提供了若干資料。我開始把搜集所得的資料，爬梳整理，好容易才弄清一個眉目來。一九四七年，我試就不甚完整的資料中草成「暹羅報業史」把中、英、泰三種文字的報業作梗概的敘述，發表於星洲南洋學報，另外寫就「戰後的泰華報業」發表於南洋雜誌。

泰華報業小史

以後在繼續搜集資料中，同時有感於一部比較有生命的報業史，光靠原始資料無論如何是不够的，裏面應該穿插着人事，掌故和有歷史價值的插圖。於是我又開始向幾位報界朋友及有關方面進行採訪，先後從陳暑木兄和方修暢兄的談話中得到不少資料。

三年前我和故友黃佛兄約定寫些報業掌故，陸續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。這期間我把舊作重新整理，完成了戰前各種日報的小史，而病佛兄也寫得很有勁，他每次動筆之前，總要先看我的原稿，藉以引起靈感，決定他的寫作題材。記得有一次他枉顧草廬，看見我房間堆着舊報紙，不禁感慨地說：「假如有人從現在起去收集報紙，準備在二十年後來寫一本報業史，一定被看成傻瓜！」病佛兄的話固然不錯，我却想起檳城的劉士木先生來了。劉先生是南洋學術界知名的專家，他老人家蜚居檳城二三十年，天天從亞依淡轉灣走到鎮上買報紙，數十年從不間斷。可是一直到他去世為止，那些堆積如山的舊報卻不會利用過，也不知道是否落在「油罈來賣」手裏，這又怎麼說呢？

假如劉先生的舊報幸而落在一個有「歷史癖」者手裡，將來也許會有一部「馬華報業史」出現，也未可知。

拙作「泰華報業小史」終算能够出版，二十五年前的優想，總算不會落空。然而十年雞窗苦攻，區區收穫，這又有甚麼值得自誇呢！

陳暑木和翁寒光二兄爲我作序，唐永麟兄助我籌措出版，這固然給我以精神上的支持，也可說是鼓舞我們愛護華僑文化遺產，熱愛祖國的情緒，也應一併誌謝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廿七日謝猶榮謹識

目 錄

陳著木先生序	一
翁寒光先生序	四
自序	七

上篇 戰前的泰華報業

一 早期的泰華報業	一
二 華暹新報	五
三 中華民國報	一二
四 國民日報	二六
五 華僑日報	三六
六 晨鐘日報	四九
七 民衆日報	五三
八 暹京時報	五五
九 中國報	五九
十 中原報	六五

中篇

戰後的泰華報業

一 活躍的地下報.....	六九
二 日報的興起.....	七〇
三 週報與雜誌.....	八〇

下篇
附錄

一 戰前的泰文報業.....	九七
二 戰前的英文報業.....	一〇六
三 華裔所辦的外文報紙.....	一〇九
四 泰華報紙的銷數.....	一一一
五 泰華報業年表.....	一一四

上篇 戰前的泰華報業

一 早期的泰華報業

由清末到民國初年，泰國華僑社會陸續出現了幾種報刊，這些報刊的特質，是在發揮言論和傳播消息，所謂言論是以中國政治局勢為對象，消息也以中國各大城市和閩廣兩地的鄉聞為主。至於主持筆政的人，大抵皆是借助於中國的人才，也有來自越南及馬來亞的報人，他們因得風氣之先，在華南及南洋各地鼓吹革命，每到一地，即辦起報紙，作為宣傳機關，當革命黨倡辦報紙，高談排滿復漢言論之際，康有為梁啟超輩也主張保皇論調，並且派出黨人到南洋各地辦報，詆毀革命黨人謀亂作反，或為兩個敵對的陣營，泰華初期的報業，可說是這兩個政治鬥爭的陣物。

此間廣肇會館的廣肇醫局創立碑記上，刻着「漢境日報」捐款，年代是光緒廿九年（一九〇三，民國前十年），這漢境日報的始末不明，據說是保皇黨所辦的報紙（註一），從可攷的年代上說，這張報紙應該是泰華第一張報紙了。

其次是「美南日報」。

許多人都知道蕭佛成曾經辦過一張具有歷史性的「華暹新報」，殊不知這華暹新報的前身就是「美南日報」，而美南日報的創刊年期也不可考，只知它出版後不久，因經費支絀而改組，易名為「湄南公報」。

湄南公報時代，已有保皇份子在那國活動，湄南公報的董事，一部份為邪說所動搖，與主張革命

泰華報業小史

一派分家，另辦「啓南日報」。喬佛成等亦放棄渭南公報，創另「華暹新報」。

啓南日報和華暹新報創刊兩年之後，有革命黨人尤列氏，因被新加坡政府勒令出境而亡命泰國，是年亦辦「同僑報」，據尤列言撰「左暹新報之同調」（註二）中記述：

「余曩在星加坡鼓吹革命，同志日益衆，自欽廉鎮南關河口諸役之後，革命黨人多被越南法政府解至星加坡，清政府派員交涉引渡，星政府不允，惟指爲擾害治安，余被累入獄者累月，入獄之日乃已酉年三月初三日，至出獄時，星政府勒令出境，乃居暹爲鼓吹革命之地，時喬佛成君等亦辦渭南報，嗣改爲華暹報，余組同僑報，聘梁雲溪君協助，沽出每份收三仙，隨而收至五仙，日銷千六七百份，民國初委康蔭田君主之……」

這一九〇九年創辦的同僑報，它的立場和言論無疑是和喬佛成主持下的華暹新報是一致的，而與保皇派的啓南日報敵對。同僑報於何年停版無復可考，但知兩年後（一九一一，民國前一年）

啓南日報停版，劉錫如就該報原址改辦「中華民報」，同年蔡俊卿（蔡惠康筆名非非之父）創辦「天漢公報」，前者落在保皇派手中，繼續啓南日報時代的論調；而後者始末不明，大抵是一張小型日報



民國十二年創刊的暹京日報

，停版年期亦不悉，蔡俊卿後來轉入中華民國報任編輯職。

革命派和保皇派鬥爭最烈時期，雙方由國內派人來泰，主持筆政，革命派報紙主要的筆計有陳景華、汪精衛、胡漢民、尤列、沈荇思、康蔭田、王斧軍等；保皇派則有徐勤、伍憲子等。

一九一八年（民國七年）有一家「俠報」創刊，稱為「俠」報，原來四個創辦人來自廣州，無獨有偶，四人皆「俠」字為名，即區靈俠，陳愚俠，馮精俠，李少俠是也。俠報獲得此間廣泛人士支持，倒能站得穩，維持四年，終因債台高築，於一九二二年（民國十一年）宣告停版。

俠報停版後，由該報編輯譚振三，李懷霜，梁浪鷗（均粵人）等接辦，改名「僑聲報」，由四披



聯僑社社長許超然

耶俠報社址遷至三角路繼續出版，據昭和三年出版的日文「支那民族之海外發展」一書載，民國十二年間的僑聲報，每日出紙與中華民國報同為七百份，華暹新報較多為九百份，該書並特別指出僑聲報每日刊出電訊，都是由香港拍發供給的，內容特別注重家鄉新聞。

一九二三年（民十二年）林銘三創辦「暹京日報」，是一張小型報。林氏即此間黃魂學校創辦人，很早就加入國民黨，所以暹京日報的言論無疑是擁護國民黨的，暹京日報出版僅一年即告停刊。

一九二五年（民十四年）許超然創辦「聯僑報」，社址設在石龍軍路現在第八郵政局附近，聯僑報以「敢

泰華報業小史

言」稱著，出版後翌年，因揭發「邱郭氏慘案」轟動一時。民十四年因刊出五卅慘案，與華暹新報同被政府認為言論過激而遭封禁，當時距離偽聲報出版後僅數十日，旋於十五年四月五日復版。

偽聲報於十五年初，因代印「侵掠主義與中國」（此書似為國民日報次任總編輯吳其祥所著，待考）一書，於十五年三月被令停版。偽聲報停版後，其社長譚振三復被令出境，勵青書報社便把偽聲報接辦過來，改名「勵青報」，是一張言論左傾的報紙。

聯偽報因邱郭氏案而興，復因郭案而衰，原來郭案到後來變了質，該報社長許超然怕坐牢，復暗中接受道生棧賄賂，態度竟軟了下來，後來還要登報道歉，大失衆望。許超然更惡作劇起來，把黨國旗覆蓋其元配棺木，為華暹新報著論攻擊，萎靡不振的聯偽報至此不得不停版。

一九二七年（民十六年）國民日報出版後，因立場與華暹新報接近，兩報頗有聯絡，惟標榜共產主義的勵青報，以當時中國實行清黨，大表不滿，竟與華暹國民日報打起筆戰，但勵青報以言論不合時宜，報份降至二十四份，復因該報社長鄭省一被判出境，報社主持無人，不得已宣告停刊。

註一：據翁雲光兄說，是陳輝如律師生前說的。

註二：見廣肇會館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特刊。